兩者風格的迥異應該沒有關係。雖然看過他高唱書生報國的專欄後，再讀他新風花雪月的閨秀派小說，會覺得很「有趣」，而常在專欄中看到他強調有新思想之後，也很難想像他寫出來的小說竟然是承瓊瑤、玄小佛之流的餘緒。但最叫人有「做作」之感的，是滿篇不斷引用歐美大小作家的話，儘管處處作觸景生情之狀，但斧鑿宛然，使人幾乎產生在讀「Famous Quotation」的錯覺。

而在內容和寫作技巧方面，如果我們不以楊子先生啼聲初試而降低標準來看的話，只能給「個「俗」字的評語。楊子先生在他的「楊子雜談」專欄中「篇題名「正常與不正常」的夫子自道式的文章裏，說連載小說要能「雅」「俗」共賞，那麼，楊子先生至少已得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成功了。我們希望他能開始向另外百分之五十去努力。

或許有人覺得這個長篇小說尚未連載完畢，未曾「蓋棺」，何能「論定」？我們固然不便引用某名編輯說只要吃「口而不必吃完就能發現那個蛋是臭的之類的話，（順便提「句，那個名編輯是美國的。）但俗話說「從小看大」，這句話也自有它的道理，那就是在積極的意義上來說，及早認清了缺點所在，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，能加以教育，加以改進，那麼大器「晚」成，也不是「件不可能的事了。（田夏仁）

名不正言不順的電影專號

評影響電影雜誌「中國電影專號」

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出版

經過「多方奔走和探討之後總結而成的」影響雜誌，終於出了這集「中國電影專號」，是不是眞地如王曉祥在「開場白」中所宣稱：「願我們這番芻蕘之見能够拋磚引玉，啓發中國電影步上光明坦途。」呢？我以爲其答案是「非常難說」，在閱畢全册之後，給人的是兩種感覺：

「、名不正。爲什麼「份中國的電影雜誌，要如臨大敵般地推出「中國電影專號」呢？其出發點根本就說不過去。由此充份顯露出影響雜誌當局，自始至終便是站在「洋買辦」的地位來看中國電影，去年幼獅文藝出版的兩輯電影專號，分爲國內、國外兩册尙

有可言，因爲該刊係份文學雜誌，今天，影響雜誌弄出「份「中國電影專號」，其中的意義頗令人難受——本來就應該以中國電影爲主要內容的才是。

二、言不順　這集的專號，彷彿一册「三國演義」，執筆者之間互相攻訐不已，常以中國電影「淪落至此」的現狀爲題，採取某種高姿勢，要其他的論者認錯，其中的風雲際會、波譎雲詭，眞是不足與外人道也。尤其開卷作「試論中國導演六十八人」，作者吳振明毫無視於國片的實際情形，硬把過氣的「作者論法」套在中國導演身上，拖着他們劃下四道線。我覺得：在中國只有作品，何作者之有？爲什麼不好好地討論中國的好電影作品，而盲目地作無謂的作者分類？學例來說，拍過「彩雲飛」、「海鷗飛處」的李行能和拍過「龍城十日」的屠忠訓，或者「虎山行」的王星磊相提並論嗎？反過來說，屠忠訓的「黑道行」或王星磊的「大漠英雄傳」能及得上李行「貞節牌坊」的十分之一嗎？

我以爲，這樣的「期所謂「中國電影專號」，在態度上的確是誠摯的，但是在方法上則多所謬誤了。還有，那些個統計數字是個十分無謂的勾當，爲什麼不整理出一份完整的電影作品目錄呢？如果「影響」的同仁那樣醉心於「座電影圖書館之建立的話，這些初步工作，我們原以爲會在這期專號中完成的。（覃雲生）

「苦澀」有之，「美感」不足

評「苦澀的美感」、何懷碩著
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大地出版社印行

何懷碩是個自信滿滿、熱情奔逸的畫家，也是極好的論述文作者，從這本「苦澀的美感」之中，我們便可領受到他那咄咄逼人的行文氣勢，但是我並不能同意他是一位「文藝評論家」，如果我們尊重「批評」這「門的學術地位，便不可以隨意地濫用這個名稱，就像我們還不「定叫洪通是位畫家的原理「樣。

在「苦」書之中共分三輯，大致說來，第「輯大約是在「解釋名詞」，第二輯爲「繪畫論辯」，第三輯爲「藝文談片」。總的來論，這本書籍論述的觀點基礎是在「我」，論述方法係多以「二分法」，其結論都是極爲肯定的。照邏輯來看，這些都沒有問題。